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六

唐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因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因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魏州長史敬讓暉之子也有周利貞者武后酷吏復起時朝集讓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

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
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
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有無
良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
犯處於極刑民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
中金伍千兩璽詔褒諭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
惟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
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祠者
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禱明不必求巫祝爾莫

犯盧公立便見禍福

顏真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

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妻劉氏通隣舍兒李弇

一日乘崇義醉歸寢室害之埋於枯井時僕妾輩

莫覺也惟鸚鵡在堂架上其日氏詭令童僕大索

陳府縣捕拷無辜凡數百人不得再詣崇義家檢

校鸚鵡起架上聲屈縣官驚問故鸚鵡曰殺家主

者劉氏李弇也遂縛氏捕弇下獄備招情欵處死

府尹奏聞明皇嘆訝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宫

張說作傳好事者傳之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積弊盡革政以淸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村邸至夜聞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他邑以求血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其邑之妖神乎兼遂書贊於邸壁云獲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

瑳曰御史憲司淸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廣州都督裴伷先徵下獄議罪相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養廉恥也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朝堂深惜之今往不可悔豈可復蹈前失乎嘉貞有後言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爲天下士大夫後嘉貞坐受賕遷大困始服其言

元德秀字紫芝之署魯山令治專用德化雖爲刑辟有盜繫獄虎爲暴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自詭得

亡去不可聽德秀曰許之矣吾不食言郎有累吾當坐不以及也明日盜尸虎而還三年魯山大穰民服其德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州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都下爲歡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袂錦繡作犀象戲瓌譎光麗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太息曰賢人之言謂宰相曰河內民其塗炭乎乃出河內守而擬德秀德秀居官所得俸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定居焉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

饑式日不變彈琴讀書爲樂而已德秀冲邃純朗不言而信房琯每見之輒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辭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辭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令俱死議貸其父太子不聽固爭得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枯曰就卿丐此人

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
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
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欲相之曰可見
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還
正稱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
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
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
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
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乎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李禱尚書鎮南梁境內多有朝士庄産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

禁止閭巷苦之福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筏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崔氏二男荆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李至爲中書舍人將軍王去榮以私怨賊殺其邑令當死帝以其善用礟石欲原之至爭之曰去榮爲逆漸不可長陛下以其一能而免之諸軍中伎藝絕倫者何限令人各恃其能而犯上將何以禁之

若止捨去桀而誅其餘是法令不一而誘人於罪也若盡捨之將難乎其為上扞罔者必衆必痛誅而後已是惜一去桀之材不殺而殺十數如去桀之材者也所傷滋多且律殺縣令罪列十惡以為逆也世未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忠於大君者惟陛下裁恩下其議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之大典雖在帝王猶不敢動用非法況於小人得擅殺自恣乎陛下為天下主義無頗愛而寬之將法不行人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威勝有恩無威慈母

不能畜其子惟裁恩帝竟貸之

李栖筠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笑好書多通愼交游隱居汲共城山舉進士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與爲布衣交遷安西節度府判官肅宗起靈武料精卒七千赴國難擢殿中侍御史時太守峴已遷御史大夫矣有詔峴及三司按羣臣從賊者峴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悉心助峴論情罪必原其人所以被汙辱者狀劑輕重爲六等以定罪詳愼愛恕峴聲譽出一時同官上以得相遷吏員外郎累官御史大夫時元載方用事會月蝕帝召問

棲鈞日月蝕修刑令罔上行私者未得豈天意有儆耶

李峴吳王恪孫也乾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望最舊事多獨決李輔國呂諲稍不平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夫興冬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

虛簾中項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暐嶺南流鎣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是無御史臺矣帝怒乃出峴為蜀州刺史代宗立改荊南節度入改禮部尚書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維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忙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

若孫一日皆血鈇碪上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刼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
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
困獸猶鬬况數萬人乎崔器與呂諲皆齪齪文吏
操常議不及大體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
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勉幼勤經史長沈雅
清整從肅宗靈武以監察御史劾大將背闕坐帝
太息以爲朝廷始尊者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
獻俘百人將即死有太息者勉過問之對曰被脅

耳非反也立馳入見曰今元惡未殄遺黠汙者半天下盡殺之是驅天下資兇逆也使其中欲湔心自歸而無繇矣宜招徠懷之帝曰善立馳騎宥釋於是自拔歸者踵至累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前寄縣尉王翃以勤幹聞擢南鄭令爲權幸所誣構處死勉大息曰上方藉宰牧爲民父母奈何以讒構殺良吏乎即留翃爲請得免而勉入爲太常少卿翃後以推擇爲吏有能名天子欲柄用勉李輔國恚勉不下已出那虢州刺史久之觀察江西時賊寇陷州縣將吏内叛勉僇力平定之部人

有繫獄以木偶署勉名埋之爲厭勝驗治服勉曰是爲其父故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權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伺入監每勑吏治數百人具以餉勉至吏以請執不可朝恩銜之出節度嶺南功名赫然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之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

裴諝絳州聞喜人爲金吾右將軍建中初以山陵近禁屠殺汾陽王子儀隷犯禁諝列狀奏劾或謂之曰郭公有社稷功奏糾隷固當獨不爲郭公地耶

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權重震主矣天子新卽位必且謂羣臣咸黨附阿之吾欲發其細過示公權重不足畏也上尊主威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有詔三司决庶獄未允聽撾登聞鼓諝進曰古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爭纖介上聞此謂庶獄古明王罔攸兼者也今兼之不難其爲吏乎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爲重輕因獄官箴以諷有司久之累兵侍郎河南尹諝自以五世尹河南入視事不敢當正處而坐不鞠贓罪以寬和爲理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元載誅
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
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繇
是得減死已乃爲京兆尹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
便簿領毋有疑獄待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
得容欺湊叩鞍一覩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留思
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吏非大過不榜責
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傳相訓勗舉無稽事
張鎰字季權父其休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
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累遷

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元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謂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

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
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
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
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
謀反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
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協且將
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
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
尚宜錄勳念亡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愬耶陛下方
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懼於異日

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㝡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

盧羣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

子孫相告訴詔捉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特赦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焉

奚陟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幸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王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偘然持平拯彼獄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力兼領選事居一年後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眞是秩言能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

四君子物論以公嬔焉時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飾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

袁滋初在李勉幕府鳳翔有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慎而寘之私室翌日開視之則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皆以爲換金無疑矣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嘆惟滋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鞫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乃於列

肆索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秤其半巳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一二人以竹檐可舉即是在路之時金巳化爲土矣令乃獲雪御史中丞韋貞伯開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不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皐始招來西南夷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禮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贓或哀其

窮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民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柳渾字夷曠梁僕射惔六世孫也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寮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

尹嘗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詰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相省中榜

吏渾曰省闥非刑人之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
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
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況爲禠威白志貞除浙西觀
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吏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
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
疾閒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憮然曰既
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辯家
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
洌子華質行剛方爲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宮使
設燎圍於市狗邑中[illegible]得華清宮尨口材別

按圖中喩三日不選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嘗辦
畧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
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列發
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
柳公綽字子寛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
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
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累遷京
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
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

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
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幽鎮用兵
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
多闕勑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黄綠者不
下十數騎吏不得視劵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
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絶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
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
尋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
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
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

法亡誅舞文者其庛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公綽嘗曰吾涖官未嘗以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

柳仲郢公綽子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入遷侍御史有禁卒李秀才誣里人斫父

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中尉獲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月賦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會昌初遷左諫議大夫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中書舍人紇干臮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爲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一無所徇後出河南尹以寛惠爲政或

言不類京兆時答曰韋㲄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劒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司有劉習者以藥石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縑

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孤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畧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劾寧罔上寧抵罪傅

致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比還奏獄未畢帝怒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即道運冤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秀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其名遷給事中

杜亞鎮維揚民有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朞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元日上壽於母母復賜子既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而地墳乃

訴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祈母拊膺曰天乎天乎
明鑒在上何嘗厚誣後詰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
壽觴何來曰長婦執爵母賜觴又從何來曰亦長
婦所執也長婦爲誰則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
因婦起奈何誣母遂分于廳側劾之則夫婦同謀
以誣其母云

章阜鎮劍南往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舍店中毎
因病行鴆既卒所有財貨十隱七八因横致富公
密知之有北客蘇廷家屬太鹵販蜀得病當夜而
卒以報公使驗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乃究毒經

過客勘於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贓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劍南無横死之客

竇參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初爲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隷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也即日榜殺之

穆贊字相明擢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辠贊

不聽侶與宰相竇參誣以首金捕送獄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贇執不可延齡白贇深文得貶久之拜州刺史
竇參相無學術而貪每事與族子給事中申議申招權納賄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傾學士陸贄二人以杖死參貶郴州而贄與趙憬並相會參受玄武帥絹五千匹事覺帝大怒以爲外交有異志贄曰參貪縱天下所知然以爲有異圖迹曖昧加

重辟駭動必多既驩州司馬已命劾治其親黨贅曰法罪有首從參爲罪首既見原他宜末減已又欲籍其家贄曰法反逆者籍家贓汙者徵所犯皆獄具乃論參罪法未著而籍之恐天下不厭事得寢

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貨一人所載甚繁有銀拾錠密隱貨中舟人潛窺之伺下岸乃盜沉於所泊夜發至鎮點閱失其銀遂執舟者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客昨宿何所曰此百里滿汊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

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於江中爾可令檝師沉鉤
物必在若獲受重賞乃依命而得之銀在篋中封
署猶全舟者立承伏法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
自痛欲孝養無繇爾幸有親奈何忍忘孝邪因嗚
咽流涕授孝經使習讀因感悟遂爲孝子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
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
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
自潤者也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

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鶯服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留必及於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由是知名累遷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將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

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
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
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
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
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
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
司以明陛下之德其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踊貴
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
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

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時蓄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帝遽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按日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王僕射播貞元十年舉進士第累官爲監察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窮律奏流咸季部省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凜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迎避甚於李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

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禮無一不具出實籌外加畏焉縣編户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政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頤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蒼頭公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與民均法擸長於吏術剖折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擸備冣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嘆服不暇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冒名以避征役耳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劾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於帝前保救有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

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讐大理斷死刺史元賜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讐之義時裴垍爲宰相李刑部鄘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賜書大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許孟容字光範京兆長安人爲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捌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累遷兵部侍郎盜殺武元衡有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

朝廷辱何以示天下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官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自首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又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

禮因搆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度言寰無辜帝怒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也乃釋寰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目遺獻帝留奴伏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大悟殺二奴還使者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根引數百人列箠梃脅不承又獲盧大夫坦逋券捕坦家客責償坦子上訴朝汶謂語錢入禁中

不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横恣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汝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肅清李訓之禍凡宗姻賔客悉收逮訊報苛條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吏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温造獄具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葬度曰此責負非主盜也母死不許葬殆非孝治天下之義於禮法不合矣由是賞乃得釋初公在潤州夜與韓

滉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開髮驗之果婦與隣人奸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不聞鄭子產有言乎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韓滉字太沖前相文忠公休子也強直於吏事特精遷給事中知兵部選盜殺宮闈令獲之則北軍卒

也魚朝恩奏請貸滉軌不可曰殺人抵死一切不可貸況令乎謂紀綱何遂誅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内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沴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

設供張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中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有罪於巳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咤惟謙曰天師巳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

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予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

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縕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决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見公論無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内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决衙前虞候只决所由侯使錯誤亦不可縱况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

橫欄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爲尚書左丞

源乾曜爲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職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李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鷂户歲責貢限絳以爲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蒲城

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絳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失亡耶曰無有絳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崔羣爲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誅憲宗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則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儻或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

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
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監鐵福建院
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
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
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則赦之當
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
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
孔戣冀州人孔子三十八世孫舉進士方正守節累
遷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罪獄寢不下
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出之戣奏

劾貶少和敎易簡奪尹三月俸當是時戣高步公卿間侃然忠讜有諫臣之體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數祠禱監軍以州將上變告言位聚妖術謀爲亂捕劾治禁中戣奏刺史有罪法當歸法司不當於伏內鞫劾請送御史臺與三司雜治詔聽之位以無他逆狀免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工至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嚮論罷南海進蚶菜者爲誰今安在度曰祭酒戣也卽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旣至免屬州逋負

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
俸故薄又不以時給取諸部中吏得籍爲貪郊乃
倍其俸而分外取索者繩以法由是吏皆自重境
內晏然無犯法者敬宗立召爲吏侍郎轉尚書左
丞疏請老韓愈高其節云

錢徽爲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
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眞盜
於舒州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
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
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嶺宣歙宰相不用

鄭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
他邪還遷工部侍郎
李渤洛陽人篤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爲
列禦寇拒粟而妻怨爲無婦樂羊子受金而妻讓
爲無夫乃摭古聯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黔婁
先生於陵仲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其象讚之以
自儆久之徙少室隱焉元和初用户侍郎李巽諫
議大夫韋況薦以右拾遺召不拜後得韓愈書以
著作郎召就官累擢給事中五坊卒夜毆縣人而
傷鄠令崔發敕吏捕捽之其一中人也帝大怒收

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攺元發以囚坐金雞下待宣赦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旣囚皆釋而發獨不原渤上疏曰縣令棰辱中人中人欺毆御囚其罪鈞然令罪在赦前中人罪在赦後請寘于理帝謂渤爲黨出爲桂觀察使渤以古道自持不苟合於世世咸目其矯激渤不爲變

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黛墨鑱膚夸詭刀爲劚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常詣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讙元賞使尉覘之云神

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効之隷走告闕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呼酒與飲歡而罷由是軍卒折戢百姓以安

李石用兵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

奏曰臣以韓益饒錢穀錄用之不期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矣

王彥威爲諫議大夫與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下獄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敎殺人也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illegible]之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

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尹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卿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illegible]仁[illegible]禮部尚書初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爲奇巧嚴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睚眦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座置其琵琶於其上

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者藝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驕悍度救不足解則舉插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法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母鄭治家嚴身訓勑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江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爾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能行蓋怒其未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

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劉栖楚爲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問栖楚一切窮治不閲旬宿姦爲之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一官人嘗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張仲方九齡之孫也刺史金州官人奪民田仲方二疏伸理卒與民直敬宗立爲諫議大夫鄠令崔發

以辱小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布海內而不行御前霈澤被昆蟲而獨遺邑令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太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賊者皆大戮仲方容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値龐勛亂不得歸妻請卜者楊乾夫洛存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又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久之陰以百金謀媒者誘聘之得妻遂爲富人徐州平可久困而歸里往見妻乾夫詬逐之妻

詰吏自言不得直坐罪可久於是恨嘆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一訊而決即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即餘令爲幽州録事叅軍有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茂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照試廉按果得其姦

在中立爲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虛言京兆驪從自如中立從吏捕縶箠殺之遷司

晨歸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恭名不肯事事如司晨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也

蕭遘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饗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華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不當死郎死獨

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邊即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
冤就居已不可言損與于音問不接數年安得謂
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畢傳王室有
無將之萌臣等寒心帝寤猶免損官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者十年覆其權
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知權吏所奪也召諸吏
謂曰若恃權取於倉倉失亡多罪在若與若期一
月還之不者坐皆頓首謝及期所亡粟畢償有辛
邊令皐嘗死亡請闕上書告丹皐詔解官待質會
丹卒御史臨覆辛所告皆不實而治狀愈明太和中

宣宗問元和時治民吏誰最賢者相墀曰臣守江西時知韋丹功德被入州没四十年民謳思不忘最賢也

李德裕鎮浙西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主事僧隱没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也僧乃訴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來空文交代其實無金矣衆人以某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因流泣不勝其冤德裕惻然曰此固非難也乃立促召兜子數乘閉衆僧入坐其中面壁

不得相見各以黄泥令模前後金形以憑證據而皆不同所排者遂獲清雪

中尉王守澄用鄭注計度文宗所心忌者漳王湊漳王帝弟也賢而有人望遣軍候誣告宋申錫陰謀立漳王帝方浴守澄故持章走浴室扣戶入奏之語驟甚帝怒命遣神策士二百立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叩頭爭曰謀反者獨申錫奈何不當令南司議乎不且變矣守澄嗒然馳召相僧孺等入出告牒示之皆駭愕不知所對而守澄立捕所告品官置獄禁中議抵死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

官十四人詰延英泣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卿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實於法殺一匹夫猶重慎如此況於宰相獨以左右一人告殺之乎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韋溫盧鈞等力請以獄付外廷覆按僧孺曰覆按甚善人臣願不過宰相申錫旣相矣即立王何求請下覆按注恐覆按得詐乃勸守澄請貶黜無按於是漳王降巢縣公流申錫開州

李中敏爲司門員外郎太和六年旱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忿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求直言臣

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臣不知何以得赦夫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而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守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曰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陛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爲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閔宗宰劇邑皆以雪冤擿伏爰考至於疑似瞞僞之事

能以情理之楚淮陰二農比庄其東隣則拓腴田數百畝資强未滿以庄券質於西隣貸緡百萬約來歲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備錢往先納其半未取契書明日賫餘鏹至遂爲西隣不認又無保證簿籍終爲所拒東隣以寃訟於縣宰謂曰誠疑爾寃其如契券無證何術理之復訴之州州不能理乃越江而訴於趙曰縣政甚卑踰境何能理也東隣寃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矣和曰第止署內試爲爾思之經宿召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曰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爲置法乃召捕

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曰有寃江者敓劫其具言其與在某處姓名形狀具以西鄰指之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者追至則跪於庭下和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寃江因泫然淚墮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和又曰辯證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擱血膚取實因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和又曰所盜索金寶緞絲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人産以辨之因意稍開乃言稻若干斛庄人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

趙大喜即再審其事詰曰非汝冤江者何諱東隣贖契百千緡遂引訴隣令其偶証於是慙懼失色祈死聽下趙令桔往其宅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法矣

何易于史不詳何所人爲益昌令鹽鐵官榷茶利詔所在毋敢欺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已瘠不可活尚忍若之乎閣不行觀察使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業破不能葬者輒出俸刺吏爲營辦民以事詣縣有垂白僂杖而來者必召坐與食飲問政得失凡訟民在庭易于丁寧曉譬枉直薄懲而

遣之不以屬吏獄三年無囚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有美姬殊不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啓扉待之忽有盜入其室姬即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刀剸之逃去富商子繼至踐血而仆聞脰血聲覺有人卧地徑走出船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於官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閤境屠夫皆集球場以俟宰殺既而晚放散令各留刀並口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

人各認本刀一人不去云非其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亟往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爲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寘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

裴均鎭襄日民有妻外向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是骨蒸之疾不易差差食蹤犬謂其夫曰君能致一犬爲妾食之死亦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乎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此可屠耳夫如其言獻於妻妻食之留其餘簇笥中鄰得以告官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鞠之立承具述妻之所欲也毋

乃妻有他姦躓夫於法乎㓜得其情乃處妻及外情者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卽承伏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果如其言

張鷟字文成爲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米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卽註云

是不是即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
先決五十叉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
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
韁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鷟推勘急賊
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易知
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
其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莊遵爲揚州刺史性明察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
覺來赴賊女子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
我而殺其兄即便告官官司不能理坐叔罪遵察

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容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獲免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屍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即按之乃伏其罪

崔黯鎮河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髠鉗衣佛教假托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牒請脫鉗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幾何

曰旋得旋用人日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十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貧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直十千已上恭還索舅曰汝牛已瘦死姑還四頭以恤遠歸之苦恭忿之訴於子雲子雲令送恭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璡惶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牆下璡急吐款云牛三十頭總是我外甥牸

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勑下十日內須獲違限罪之松壽至行劫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往以從騎馱來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何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問具伏與賊並獲時人以為神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滄吏門
軍府事長垣四巨盜饒財產及敗所牽挽四人則
貧民其時都虞候姓韓者與樞密郭崇韜之寮婿
也與權吏暨獄典等同鍛成其款以四貧民代盜
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皆不吐一言既出門輒
聲冤不肯行公復召問曰果枉適何不言曰適引
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欲言不得也請去左右細
述其事公曰得非虛否對曰其則已死之人豈徒
延瞬息之生耶即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
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校

而推之韓卽使人馳告祟韜移書於公不諾卽具
伏法四人獲雪用畫像以答孔公之德
梁袁君正爲豫章内史俗信巫郡有萬世榮爲巫師
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
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君君正
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一郡
無敢行巫者
唐昇元格盜物及五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衣失新
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爲其鄰
盜之鄰人不勝楚掠而服詰其贓物則云散鬻於

市無從追究也赴法之日冤聲動天長吏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與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聲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也

後漢薛居正署開封府判官時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將決居正疑不實召詰之乃吏以私憾民誣致之死也一鞫具服遂抵法弘肇不能屈迨宋初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

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索衆剪滅羣寇擒其帥汪端詰之曰汝所共爲謀未發者幾何人哉悉出其名吾且貸汝矣語不及僧賴以全活其始終執法如此勳業爛然配享太祖廟庭斯其槩云

盧億以水部員外郎充開封府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

後周

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
也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有告其盜牛者捕推得實
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
之欣代爲申辨孟氏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
氏依倚權戚暴雪之狀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
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
人所竊詰縣訊問慶聞而嘆之乃召問賈人曰卿
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
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酬宴

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眞盜耳卽遣吏隷捕沙門乃懐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有胡翊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重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

言有驗吾其庶幾乎

劇可以爲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寘以大辟有司劾治瑛瑛具服可以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瑛召可以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耶可以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分司西京未幾復拜大理可以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邊珝掌永安軍時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二百日獄未具州

以狀聞詔珝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用私憾誣尉反坐之一郡以爲神鑒云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賊劫去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以狀白於州津乃下詔曰有人着其色衣乘其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巳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周世宗在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

日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一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冤因緩刑而察之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宋終於左驍衛將軍焉

高防劾爲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親校段洪進者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計無脫僞曰此判官使我也防不辨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行旣而悔之命騎追防還寘主如劾歳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者從恩益加禮重乾佑劾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爲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考掠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証況禁繫踰旬獨能不索飲食邪再劾果得其情共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

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仗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耶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箠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更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防後事宋終於尚書左丞

馬仁瑀以邊功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

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非過也豈敢以私親亂國法哉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殮具

杜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宋興爲崇文院檢討歷工部侍郎朝廷每故事有疑輒訪焉

薛褒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賊盜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示不知厚加禮

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敬由編卷之六終